皇清經解

ロ仁12
478
105

周書

尚書後案

金陵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厥明年也既克商二年克殷明年也王曰既克商二年克殷明年也疾不能終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代紂之明年也

仁
478
105

門 9 12
號
卷 一

尚書後案

周書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釋文曰豫本又作怀)(尚書疏)(傳曰)伐紂明季武王有疾不悅豫(疏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季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季克紂稱元季知此二季是伐紂之明季也

(案曰)詩豳風譜引鄭注謂武王于文王崩後六季伐紂後二季有疾王及僞傳以爲克商明季然經言既克商二季則是既克商而又二季明不數克商之季也故鄭以爲後二季王

學海堂
吳王光祿鳴盛著

支那所錢有物

及僞傳皆非是又說文卷十下心部㤅字注云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㤅㤅喜也羊茹切史記作不豫僞孔從之又改不爲弗當以說文爲正鄭忠恕汗簡卷中之二云㤅古文尚書豫與說文合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釋文曰爲于僞反戚千歷反○案曰穆史記作繆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鄭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二十六卷○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已事疏曰釋訓云穆敬也戚是親近故爲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周公言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近也二公恐王死周公言王未可死是相順之辭鄭云云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

案曰鄭以穆卜爲就文王廟卜者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管蔡等國爲文之昭邢晉等國爲武之穆疏云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于次爲穆是文子爲昭武子爲穆（說詳酒誥）故鄭以穆卜爲于文王廟卜也逸周書卷一文酌解云三穆一絕靈破城二筮奇昌爲三龜從兆凶似穆卜爲古人問卜之名蓋

周家有大事輒詣文王廟卜其後遂名此卜曰穆卜傳訓穆爲敬雖本釋訓穆穆爲敬其義非也鄭又云周公內知云云者據禮記文王世子文也傳解戚爲近既屬穿鑿且周公方欲止二公之卜而自爲請代如徒爲相順之詞則當與二公同卜矣何爲獨自潛卜不使二公知乎傳非也周公知王不死而必請代者君疾方危憂之深也止二公卜而自以爲功者公親二公疎也功史記作質謂公以己質于三王以代武王是亦得爲一義但下文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史記亦作功不作質則此自當從功謂公欲爲己功如鄭義也

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釋文曰壇徒丹反墠音善）

鄭曰時爲壇墠于豐壇墠之處猶存焉（尚書疏）馬曰壇土堂（釋文）

鄭曰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于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于中爲三壇（疏曰）三王每王一壇故三壇除地爲三壇又爲壇于南方亦當在此墠內但其處小別故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

（案曰）鄭云云者漢地理志鄭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後漢書言鄭商入關事馬融則鄭會至鄭親見遺址也傳云壇築土墠除地者祭法注云除地曰墠封土曰壇謂墾去艸萊闢除空地爲墠卽于其中聚土築之爲壇也吳澂曰古禮凡於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在他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而於禮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墠地爲壇以棲祖考之神周公支子爲臣故不敢告廟而爲壇以告也

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釋文曰植時職反徐音置○案曰史記作戴）

（鄭曰）植古置字（尚書疏○陳櫟書傳纂疏四卷○詩二十之三卷商頌那疏○司馬光類篇六卷中傳）曰璧以禮神植置也置于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贊告謂祝辭（疏曰）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周禮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

（案曰）鄭云云者論語植其杖而芸蔡邕石經作置其杖而耘商頌那篇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說文植字重文作樴集韻亦或作樴汗簡卷中之一亦有樴字云見裴光遠集綴是植置同也珪者古文圭字見說文土部傳云璧以禮神珪以爲贊而非禮神者蓋因一植一秉推而知之

史乃冊祝曰（釋文曰祝如字或之疫反○案曰冊史記作簡古字同用）

鄭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史爲冊書祝辭也）

（案曰）鄭以冊爲策謂簡書者冊策同儀禮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注云名書文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疏云簡者未編之稱策是衆簡相連之名鄭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牛之論語四寸三分居一又謙焉是策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服虔注左氏云古文一簡八字是簡容字多少百名以下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板也此祝詞百二十八字故書于冊也鄭以策文周公自作而傳云史爲冊書祝辭非也

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釋文曰遘工豆反）

鄭曰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尚書疏）傳曰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疏曰本云元孫發諱曰某牧誓不諱發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其意鄭云成王讀之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錄爲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爲典故不須諱

案曰鄭云云者此册周公作之以告三王爻前子名斷無諱發而稱某者厥後成王得此册讀其爻必不敢稱名必言某矣史官記成王感悟迎公之事追叙其始詳錄册文因成王之讀而改發爲某鄭說確不可易傳惟言臣諱君不知所謂臣者爲誰若謂初時作册即諱則武王尚在何諱其名是預死其君也且周公祭文王徹詩猶曰克昌厥後今武王未沒又當三王前安得諱其名乎若謂錄此篇書時乃諱之則成王得此册時已當舍故諱新之後猶直斥武王名乎僞孔欲求異于鄭而不顧其說之動輒有違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釋文曰丕普悲反鄭古不反馬同徐甫眉反）

鄭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尚書疏○司馬貞史記索隱十卷傳曰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庶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疏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謂負人物也大子之責于天言負天一大子謂

必須死鄭讀丕曰不與孔異鄭元弟子趙商問元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元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

案曰鄭云云者中庸子庶民鄭注子猶愛也皋陶謨曰子弗子故不子爲不愛丕讀不者說文云丕大也從一不聲丕既以不爲聲自可借爲不字尚書以丕爲不不爲丕者甚多鄭讀丕爲不正其讀耳非改其字也史記丕作負蓋不有跗音又有浮音負與跗浮皆語有輕重耳是假借字也白虎通曰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公羊傳曰屬負茲禮記音義曰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然則予可通作茲不亦可通作負猶禹貢陪尾史記作負尾也陪鼜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亦以負爲不　索隱乃云謂三王負于上天之責是不識負字故也且云鄭讀丕爲負妄改鄭讀以遷就史記大可異矣若傳言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義甚閒暇疏曲附之謂責如左傳已責之責言負天一大子是何言哉總由誤會史記負字而牽合傳意耳可見漢人所用之字唐人已罕識矣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傳曰我仁能順父又多材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

馬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馬以帝爲天者大雅文王在帝左右毛傳以帝爲天是也數爲布者禹貢鄭注義同也佑爲助者釋詁右助同訓勵故得轉相訓說文卷八上人部無佑字古但作右卷三下又部云右手口相助也是也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案曰魯世家寶作葆留矣世家徐廣注云葆然則寶葆通也

鄭曰降下也寶猶王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解○案曰猶王也俗刻誤作猶神也今從震澤王氏刻改

案曰鄭云降下也者說詳禹貢寶猶王也者周易繫辭傳云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命武王居天子位爲天下主是寶命也又云爲宗廟之主也者哀公問云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彼疏據駁異義指謂天子是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

馬曰元龜大龜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就受三王之命于大龜卜知吉凶

案曰馬云者說詳西伯戡黎傳以即爲就釋詁文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案曰書傳會選屏卑正反

馬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屏藏也

案曰馬以俟爲待者釋詁及說文卷十下立部皆云竢待也

卷八上人部俟字則云大也引詩俟俟爲證今以俟爲竣或俗訛或古通也傳以屏爲藏者說文尸部云屏蔽也屏有隱蔽義故爲藏禮記曾子問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神明奉以出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兩階之間是以玉禮神事畢藏之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

傳曰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疏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習爲因也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從二人之言是三代之法並用之故知三龜三王之龜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六體龜觀可識也

案曰三龜以爲太卜三兆可也而傳云三王之龜疏云三代法意指夏殷周則非也蓋太卜三兆三易鄭意皆不指夏殷周玉兆瓦兆原兆乃灼龜發火似玉瓦原之鋪原田也說已詳洪範

敬籥見書乃并是吉（釋文曰籥于若反徐以畧反并必政反○）案曰鄭周禮卜師注引歐作開

鄭曰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尚書疏○史記龜策傳文王天與尚書篇二十四卷）馬曰籥藏卜兆書管也（尚書疏○史記龜策傳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王曰籥開藏占兆書管也（尚書疏○史記周公世家集解）傳曰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疏曰）占兆別在于藏太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

有二百占兆之書彼頌是也

案旦鄭云籥開藏之管云云者藏兆書之室有鍵閉之今用籥開此鍵論文當言以籥啟室見書鍵文略省之不可言籥啟故又倒言啟籥也說文竹部籥字注云書僮竹笘也門部關字注云關下牝也然則此當从門而从竹者古字通也說文之義與鄭此注亦不合蓋鄭以籥爲管謂是開鍵之物若周禮地官司門掌管鍵以啟閉國門鄭司農云管謂籥鍵謂牝與鄭此注合若依說文以關爲關下牝則關卽是鍵而非管矣彼司門疏云管籥以啟門鍵牝以閉門故雙言啟閉此物似今之瑣匙而實與今不同鍵猶瑣也須如今所謂瑣實管則猶瑣匙而與今之瑣匙異今之瑣匙其形是牝却有眼以受簧古之管則全是牝形插入瑣中以韜簧者簧韜則瑣開月令孟冬云修鍵閉慎管籥彼注云管籥搏鍵器彼疏云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物故云搏鍵器鄭注確不可易如說文以籥爲鍵與鄭正相反今此經啟籥若依說文解之以籥爲鍵而謂以管開此籥于文似順乃必從鄭者鄭與周禮禮記合又與先鄭合且使籥卽鍵閉而云啟籥則文太鄙俗不類尚書之體故不可執說文解此經而與鄭違也鄭又以書爲占兆書者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注云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與方功義弓之名未聞然則此經見書卽彼四兆書啟籥

者卜師啟之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傳曰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疏曰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元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罅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卽彼君占體也但周公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爲證耳

案曰傳云云疏引占人云云注云云者彼疏云體兆象者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言體言象者謂兆之縱橫其形體象也依四時灼龜四足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者爲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橫者爲土兆是兆象也云色兆氣者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之等是兆色也墨兆廣者據兆之正廣處爲兆廣坼兆覺者就正墨傍有奇覺錯者爲兆覺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吉善大明則吉惡小及微皆凶也引周公云云者證君占體之事也此疏甚明葢君尊大夫卑卜史又卑所占宜有大小詳畧故其差如此然體色墨坼實非截然判分四事此經上文疏引太卜三兆云云彼注云頌謂繇也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蒙曰剋彼疏云體者謂金木水

火土五兆之體若然龜兆有五而爲百二十者則兆別分爲二十四分云其頌千有二百者每體十繇故千二百也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者占人云云彼注云云若然體色墨坼各不同今鄭云云則四者皆相因而有也何者以其有五行兆體體中有五色體色則因之以兆廣狹爲墨又因墨之廣狹支分小墨爲坼是皆相因之事也此疏尤詳析以卜人占坼言之假如于金木水火土五兆中占得一體再進而觀其色于雨濟圛克五色中是何色色定矣再進而觀其墨之廣狹何如終乃進而觀其坼之微明何如是謂卜人占坼也是不敢以一占遽定故重累占之也人君位尊舉事既謀乃心一不敢自是又謀卿士庶人而筮且卜得一兆兆別分二十四分以察其吉凶又攷其頌一兆凡二百四十頌又玉瓦原三龜並卜其體皆首二十頌皆千二百則每占一兆兆別有七十二分頌有七百二十攷之已詳事已可定不必再問色墨坼矣若然洪範言五色不言體墨坼舉中以括上下也又五行是體雨霽等是色而洪範疏據今龜法五行疑其與雨霽等同異如何是混體于色亦誤也君既占體必攷其頌凡卜皆然若不攷頌何知吉凶而此疏乃云公必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亦誤也又太卜兆體五而中庸動乎四體注龜四足則體有四者太卜注又言以火灼龜之法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與中庸注同是灼此四體以發彼五體之兆此經所言體乃五兆之體也五體孰吉

孰凶五色孰善孰惡則不可攷矣詩衞風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非君而占體此失禮事不可例論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鄭曰茲此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馬曰一人天子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案曰鄭云云者釋詁及論語子罕篇孔安國注文馬云云者曲禮下篇文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釋文曰瘳勅留反

鄭曰縢束也凡藏秘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尚書疏引陳檉書傳纂疏四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四卷○眞德秀讀書記乙集二卷傳曰歸從壇歸翼明瘳差也疏曰壇所卽卜故從壇歸翼明釋言文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名詩述熊弓之事云竹閉緄縢毛傳云緄繩縢約束也縢王鄭云束又鄭袁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爲緘家語稱周廟內有金人三緘其口則縢是束縛之義藏之于匱束之以金若今釘鐍之不欲人開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所納冊卽下文王與大夫所啟占人凡卜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云既卜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是命龜書然則既卜而藏其書本常禮此重秘書故又特加金緘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釋文曰喪蘇浪反孺如字又如樹反

鄭曰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霍叔既

喪謂齊服除武王崩周公爲冢宰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于京師于時管蔡在東益遣人流傳此言于民間也孺子謂成王也（尚書疏之一卷鄘衛譜疏○又八之一卷豳風七月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疏）傳曰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于國誣周公惑成王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又曰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爲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

（案曰）鄭云管國名叔字封于管者周本紀云封弟叔鮮于管僖二十四季傳杜預注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是也云周公兄武王弟者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據此則十人同母後漢襄楷傳云文王一妻誕致十子與史記合也管叔蔡叔霍叔即大誥序所謂三監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是也獸三爲羣人三爲衆通言之人亦可稱羣故云羣弟也史記所列十人序次當據世本言必可信乃定四季傳甚宏言蔡叔康叔之兄而賈逵杜預并以蔡叔爲周公兄益據僖二十四季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爲說然富辰或可隨便言之未

足據也又祝佗言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季哉八人者伯邑考前死不數武王故八也無官者非無爵邑之謂若管若蔡若曹若郕若霍皆其封邑但非周公等爲六卿之長可比故曰無官耳周公于管叔爲弟康叔聃季于曹郕霍皆爲弟而並爲六卿佗言此以明不尚季之意其下遂言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季也蓋曹之祖振鐸文王子晉之祖唐叔虞武王子曹乃晉之叔父行齒尊長晉侯爵而曹伯爵故非尚季也此就五叔中抽出言之耳而杜以振鐸與武王異母解五叔于管蔡郕霍外去振鐸而易以毛叔聃毛叔聃無可考不知杜何據此皆諸說之與史記互異者今自當以史記爲定至于管叔爲周公兄則自古相傳初無異說其以爲周公弟者獨有僞孔及白虎通卷下姓名篇彼文云文王十子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子所據元大德九季刻雖舊本但譌脫甚多恐不足信究當以史記爲正鄭又云既喪謂喪服除周公爲冢宰免喪服欲攝政者鄭以流言是武王崩後三季事也鄭必爲此解者定四季傳云周公爲太宰禮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季當武王初崩周公固已攝政自是常禮不應致疑及免喪成王幼將代攝其位三叔疑公欲依殷禮兄死弟及故流言起也流言者如水之流儒行云聞流言不信是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釋文曰辟法也亦反法也說文作辟必亦反治也馬鄭音避）（案曰）法治二字互誤釋文單行足本及注疏所載同今改正

（鄭曰）避謂避居東都言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告于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釋文○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下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四卷○陳師凱書傳旁通四卷下○毛詩八之一卷豳風譜疏○李樗黃櫄毛詩集解十八卷○禮記明堂位疏○金履祥通鑑前編七卷）傳曰辟法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疏曰辟法釋詁文）

（案曰）鄭云云者鄭意以辟卽下文居東謂避居東都也僞孔訓法則謂誅殺以居東爲卽東征一聞流言卽往征而誅之必無此事且此流言乃在未叛之前亦王未迎周公之前事也下大誥序始言武王崩三監叛此則在迎歸周公之後矣流言與叛兩時也兩事也而傳併爲一談以此流言卽爲叛時何其妄也且使羣叔果與武庚同叛矣公之誅之宜也成王雖懵愚亦何至既誅三監猶有未悟必待風雷之感金縢之啟始釋然乎蔡仲之命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此僞古文不可信卽可信亦是撮叙始末不當以致辟膠黏流言之下猶大誥序武王沒三監及淮夷叛沒與叛相隔甚遠非連敘也說文卷九上辟部辟字注云治也卽引周書我之不辟爲證訓治則似作案驗其事解非誅殺然亦不如鄭作避居爲是墨子卷十一耕柱篇云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關叔卽管叔商蓋卽商奄也呂君高越紐錄云周公

傳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
巡狩于邊皆與鄭合也
周公居東二季則罪人斯得
鄭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季盡
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尚書疏約鄭義○毛詩豳風譜疏○又八之二卷鴟鴞疏○禮記明堂位疏王曰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其叛故東征
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季之間罪人皆得詩序三季而歸此言
居東二季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季詩言其歸之
季也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二十四卷○毛詩豳風譜疏傅曰周公既告二公遂東
征之二季之中罪人此得疏曰詩東山之篇歌此專也序云
東征知居東者東征也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季又云三季
而歸此言二季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季此直數居東之
季除其去季故二季也
案曰鄭以罪人爲周公屬黨周公出避之後屬黨爲王所拘
執者鄭以斯時公之心跡未明王疑方甚則此事實情理所
有況此時武庚未叛管蔡未誅罪人斯得舍此將何所指乎
鄭說是也李鼎祚周易集解于蒙初六用說桎梏引干寶云
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將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
然則康成此注于寶已引用之古書多亡無可援證在鄭當
日必別有據也王及傳以居東爲東征其謬已辨見前疏以
二季三季不合曲加回護皆非也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既
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肆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

徐奄及熊盈以畧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明季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季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據此似流言之明季卽東征者故王及傳以居東爲東征也鄭以居東爲避居東都者據墨子等書周公實有避居事居東非東征也作雒解總叙武王克殷以迄作雒其季次有凌越而過非必比季接叙卽如所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孔晁注云謂乃後之歲則非比季接叙者也然則元季葬武王者謂武王崩後踰季改元之季下遂謂比季相接以此難鄭也二季不可以二季文承元季二季作師旅者謂周公攝政之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釋文曰貽如字徐亡政反鴟尺夷反鴞吁嬌反誚在笑反○案曰貽卽鄭當作怡卽欲爲贈遺字亦當作詒在詒反卷三上言部貽俗字）

鄭曰于後于二季後也怡悅也周公復於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怡王今幽風鴟鴞也詩云鬻子及成王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詩幽風譜疏。又七月疏。又鴟鴞疏）傳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疏曰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言宜誅也釋言云怡遺也鄭元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季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卽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啟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

居攝後方東征管蔡解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案曰鄭云云者詩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箋云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首章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于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鴟鴞之意殷勤于此稚子當哀憫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于此成王亦宜哀閔之正義曰此詩毛以爲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又導武庚叛周公東征滅之以救周室之亂是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爲管蔡流言周公避之出居東都周公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季乃爲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是爲亂政故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于時成王未知公志故公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毛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罪人斯得謂得管蔡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

後作詩不得復爲怡悅王心當訓貽爲遺也尚書僞孔傳實本之詩毛傳但以罪人斯得爲東征誅管蔡其說既斷不可通辨已見前然則罪人將何所指知鄭注不可易也鄭又以誚爲讓者說文卷三上言部譙字注云嬈譊也从言焦聲讀若噍才肖切又重文誚字注云古文譙从省卽引周書此文以證揚雄方言云譙讓也誚卽譙字故誚亦訓讓嬈譊亦有讓意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釋文曰穫戶郭反拔皮八反

鄭曰秋謂周公出二季之後明季秋也毛詩豳風譜疏○禮記三十一卷明堂位

疏傳曰二季秋也蒙恒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疏曰

上文居東二季未有別季之事知卽是二季秋也嫌別季故辨之

案曰鄭云秋謂二季後明季秋者據鄭于篇末總述數季事云周公辟居東都時成王季十三居東二季成王收周公屬黨時成王季十四明季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季成王季十五迺周公反則居攝元季也然則鄭所云二季後明季者謂二季之後亦卽二季之明季重言之耳上距始出避時周而二季實出入三季若泥後字誤以秋爲二季後第三季之又明季之秋似避居爲出入四季則謬矣僞孔以居東卽東征秋卽二季秋誖也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

之說釋文曰弁皮彥反徐扶變反說如字徐如鋭反

鄭曰弁冔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佩爲成人成王此時季十五于禮已冠而必冔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尚書疏○詩三之三禮一卷士冠禮疏○穀梁傳六卷文十二年疏傳曰皮弁質服以應天疏曰皮弁象古故爲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兆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鄭以爲冔弁

案曰鄭以弁爲冔弁者蔡邕獨斷云冕冠周曰冔弁殷曰吊夏曰收皆以三十升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冔冕其上周黑而赤如冔頭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詩曰常服黼冔禮朱干玉戚冔而舞大武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是蔡邕與鄭合也傳以爲皮弁非也據周禮司服及弁師皆無冔弁而天子冔弁見于經者惟檀弓天子哭諸侯冔弁絰衣一條鄭必以此經之弁爲冔弁者司服云視朝皮弁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則皮弁天子視朝常服此時承天變宜有異知非皮弁也司服又云凡兵事韋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此數者又皆不宜于是時故推以爲冔弁也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者襄九季傳晉侯問公季季武子曰會于沙隨

之歲寡君生晉侯曰十二季矣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
禮也君可以冠矣詩標有梅疏云異義今大戴禮說男三十
娶女二十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
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許愼謹案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
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鄭元不駁明
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從庶人法也云成
王時十五者鄭以周公居攝四年作康誥康誥有孟侯之文
謂成王季十八又以此季成王迎周公反卽爲居攝元季故
推以爲成王時十五也云嘗弁降服者儀禮士冠禮始加緇
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雖尊要非天子之服故爲降
也云如國家失道者玉藻云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未道猶
失道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鄭曰問者問審然否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其事已明無須復問但屬奇異不容遽
信故審然否也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釋文噫反馬本作懿

馬曰懿猶億也釋文傳曰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
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

案曰馬云懿猶億也者噫說文云飽食息也經典皆借爲嘆
詞而馬作懿者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箋云懿者有所傷痛
之詞也疏引此經爲說又大雅有抑篇楚語作懿韋昭云懿

讀曰抑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簒云抑之言噫徐邈音噫韓詩云抑意也周頌噫嘻成王定本作意淮南繆稱曰意而不戴高誘曰意恚聲蔡邕石經論語云意與之與古文意作抑然則噫意懿抑皆同也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篇云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說文無憶字當作意馬訓億億說文訓安于義無取疑馬注亦當作意與劉熙合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釋文曰沖直忠反

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鄭云周公忠孝如是云云者周公于武王則爲忠於文王則爲孝也

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釋文曰新逆馬本作親迎○案曰陳櫟采馬音

鄭曰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毛詩八之二卷豳風東山序疏王亦宜褒有德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周公以成王未悟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疏曰改過自新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衮衣邊豆是國家禮也

案曰鄭以新爲自新者鄭于書注及詩箋文皆作親而訓釋則爲新益古親與新通也馬融亦然禮記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語本漢儒熊朋來遽謂程子讀親爲新非漢儒所及

妄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鄭曰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曰尚書疏馬曰反風風還反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郊以玉幣謝天疏曰祭天南郊謂之郊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爲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幣也鄭引易傳云云故郊之日得反風也

案曰鄭引易傳云云者易稽覽圖中孚傳文也後漢書周舉傳舉對策引易傳云云李賢注以爲稽覽圖又郎顗傳顗條便宜亦引此以爲易中孚傳王欲迎公甫出郊卽反風故云不旋日傳疏妄牽祭天非也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釋文曰築音竹本亦作筑謂築其根

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亡失也文王季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季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爲七季後六季伐紂後二季有疾疾瘳後二季崩崩時季九十三矣文王崩後明季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季十二明季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季十三也居東二季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季十四也明季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季成王季十五迎周公反則居攝之元季也居攝四季封康叔作康誥五季作召誥七季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季也作康誥時時成王季十八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季作洛誥時成王季二

十一也明季成王卽政季二十二也尚書疏○詩邶鄘衞譜疏○又豳風譜疏○又十六之一卷大雅文王序疏○又十七之三卷大雅公劉疏○禮記二十卷文王世子疏○又三十一卷明堂位疏○穀梁傳六卷文十二年疏○〔案旦〕楊士勛云鄭約大戴禮○羅璧志遺三卷〔馬曰〕築拾也起其木拾其禾釋文○爾雅二卷釋言邢昺疏〔王曰〕文王季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季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季伐紂明季有疾時季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季稱元季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季克殷殺管蔡三季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季至六季而成七季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季成王巳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巳十三周公攝政七季致政成王季二十尚書洛誥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五卷○陳櫟書傳纂疏五卷○劉三吾等書傳會選五卷○毛詩豳風譜疏○禮記明堂位疏〔傳曰〕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疏曰〕序云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季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于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案〕鄭云築拾也者釋言云筑拾也馬鄭王皆訓築爲拾則馬鄭王本皆當作筑釋文云本亦作筑者馬鄭王本也傳以爲築有其根說文卷六上木部云築擣也从木筑聲陟玉切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云篤築也築堅實稱也僞孔欲爲此解以求異于馬鄭遂改筑爲築若謂所築者是木則偃者是禾拔者是木經言大木所偃正指木拔而壓偃之禾耳不得即以所偃爲木若謂所築者是禾則上文云大熟知此時正

屆收穫之期遭風所偃拾而取之何用復加擣築其根使之堅實乎傳非也疏謂鄭注曲碎鄭文似曲碎義實是傳文似明順義實非也

〔又案曰〕傳以居東卽東征故以大誥篇所叙之事皆在居東二季句中自此以下直至歲則大熟俱爲大誥以後之事疏曲附之其說謬甚鄭歷叙三朝出入百數十季文已甚明惟居攝元季下應增于是三監及武庚遂叛周公東征明季殺武庚及管叔語詳大誥居攝三季周公歸然後繼以四季封康叔云云方爲完備

〔又案曰〕史記魯周公世家所載金縢一篇事其牴牾者甚多而尤異者有二說焉其前一說則云作詩貽王之後營成周雒邑以朝諸侯七年之後還政成王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此一說也其後一說則云周公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公卒王葬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王開金縢見書曰朕小子其迎云云此又一說也又蒙恬列傳秦二世令人賜恬死恬對使者稱引周公之事其說與前一說同譙周謂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故有此說王充論衡卷十八感類篇亦並載二說與史記畧相似而以前一說爲古文家說則後一說

乃今文家說也前說于代武王外增代成王居東都爲奔楚雖誤猶近之後說所云公欲葬成周王葬之于畢出亡篇亳姑序事誠有之然是周公致政退老歸豐以後事與雷風示變開金縢書無涉乃合而爲一伏生大傳說此經及白虎通卷下喪服篇漢六十七卷梅福傳後漢六十一卷周舉傳六十五卷張奐傳說並同要是今文說與鄭所傳古文本之孔安國杜林若不同夫周公既卒所云親迎又何迎乎此不可信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尚書後案

學海堂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釋文曰〕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案曰〕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誅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文亦道在誥下今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于文爲便如釋文及疏說漢時本皆猷在誥下今本乃晚晉人改

〔鄭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尚書疏○禮記明堂位疏〕〔王曰〕稱成王命故稱王〔禮記明堂位疏〕〔傳曰〕周公稱王命順大道以誥天下衆國及于御治事者盡及之〔疏曰〕管蔡導武庚爲亂周公陳伐叛之義大誥天下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

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之伐管蔡乎兵凶戰危非衆所欲故其言煩重殷勤多止而更端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畧于管察者猶難以伐弟爲言故專說武庚耳

案曰鄭以王爲攝也者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既言周公朝諸侯又言天子負斧依明天子卽公攝故鄭彼注天子周公也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抱朴子外篇良規篇云周公之攝王位舍道用權以安社稷是也周公既攝王此誥是周公之語故鄭以爲周公若如王肅及傳疏謂是周公述王命則當如多士多方先言周公曰與言王若曰此文不然明王謂周公矣且此篇本成王感風雷迎周公歸歸而居攝以後之事傳乃以爲卽居東二年之事則在未敢誥公之前矣疏乃曲爲之說云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時王方疑公必不使公伐管蔡卽此數言則王肅及傳之謬可見而王之非成王亦可見矣伐兄而言伐弟亦是曲附傳說皆非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釋文曰弔音的又如字劉馬本作害不少馬讀弗少延爲句○案曰弗弔傳以爲不至則音的顏師古以爲天所弔閔則如字傳是也說文弔問終也从人持弓遠至也从叕弔聲二字不同遠字後人不識無復用之經典多以弔代遠俗又省爲弔詩小雅天保云神之弔矣節南山云不弔昊天大雅瞻卬云不弔不祥及爾雅赳來弔慴義爲至者皆作弔此弗弔與不弔昊天義同彼毛傳云弔至也鄭箋云至猶善也是也釋文並列二音非也

鄭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之（尚書疏○案傳曰言周道不至故曰王注同）傳曰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疏曰釋詁云延

長也

案曰鄭以割爲害者僞孔傳同此字馬本作害則知割害義通說文卷四下刀部割剝也从刀害聲但古人製字聲亦有義割旣从害得聲自可訓害也翟義傳作亳割剝亳失意亦同也鄭又以延爲長者疏引釋詁是也據釋文及疏鄭馬王皆不少延爲句惟僞孔傳以延洪連文而毛氏奇齡據唐裴度中和節賜百官尺詩連用延洪字以爲唐人猶知古義然翟義傳亦以洪屬下句則知延洪之解出晚晉僞傳古無此訓也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子不敢閉于天降威用釋文曰賁秩云反徐音憤

案曰惟爲念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尚書疏傳曰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又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爲智道以安人故使叛況其有能至知天命乎先自責已發端嘆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祇懼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

案曰王以洪爲大惟爲念傳以嗣爲繼歷爲數迪爲道康爲安俱釋詁文知爲況釋言文已爲嘆辭者翟義傳作熙師古

曰熙嘆辭是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釋文曰遺唯季反）

鄭曰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時旣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尚書疏○詩一之五卷召南何彼襛矣疏）傳曰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

案曰鄭云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者君奭云惟寧王德鄭彼注云寧王者文王也洛誥云伻來毖殷乃命寧卽云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乃命寧兼文武故鄭彼注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毛詩云文王受命作周也意文武俱是受命之王故皆得稱寧王也毛詩何彼襛矣平王之孫毛傳訓平爲正以爲文王鄭箋同彼疏引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荅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此經注旣解寧王爲文王遂言文王兼有平王之號牽連及之也鄭又云時旣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者大傳大誥傳云周公先謀于同姓同姓從然後謀于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聖人謀則吉戰則勝此正鄭所謂旣卜乃後出誥也龜而必謂之寶龜者爾雅釋魚四曰寶龜郭璞注卽引此經以證春秋經曰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龜貝金錢何休云謂之寶者言世世寶用之辭是

也

曰有大艱于鹵土鹵土人亦不靜越茲蠢（釋文曰蠢尺允反）

（鄭曰）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尚書疏）（傳曰）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于京師鹵土人亦不安于此蠢動（疏曰）釋詁云蠢動也

（案曰）鄭以蠢爲動者疏引釋詁文釋詁又以蠢動同訓作是蠢卽動也詩小雅采芑蠢爾蠻荊毛傳楊雄法言卷九君子篇蠢迪檢押李軌注並云蠢動也說文十三下蚰部蠢字注云蟲動也从蚰春聲尺尹切又重文蠢字注云古文蠢从戎周書曰我有蠢于鹵是也但我有蠢于鹵攷今周書無此文疑卽此有大艱于鹵土之句王莽改作有大難于西土魏

晉人因之耳若依說文以蠢字代大艱二字言四國蠢動以誘鹵人而鹵人亦以蠢應之文義似通也蠢古文作蠢者張揖廣雅卷一釋詁云蠢出也玉篇卷中第二百六十二戈部又作蠢注云充切亦蠢字部忠恕汗簡卷下之一亦以蠢爲蠢至隸書變訝爲春遂作蠢矣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釋文曰腆他典反誕大旦反）

（鄭曰）腆謂小國也（尚書疏）（馬曰）腆至也（釋文）（王曰）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尚書疏）（傳曰）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

（案曰）鄭以腆爲小國者方言卷十三云腆厚也說文卷四下因部云腆多也以厚與多爲小古有反義亦如治之爲亂也

王及傳以誕爲大釋詁文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釋文曰疵在斯反

鄭曰知我國有疵病之瑕尚書疏馬曰疵瑕也釋文王曰天降威

者謂三叔流言尚書疏傳曰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

周國有疵病疏曰釋詁云疵病也

案曰鄭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者天降威于我國使我王少

國危骨肉自相讒賊是推言殷所以敢紀其緒之由故知疵

是疵病之瑕也伏生大傳云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

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正所謂知周

有疵而欲叛也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傳曰祿父欺惑東國人令不安言我的然當復反鄙易我周家

案曰云鄙我周邦者宜十四季左傳閔元曰過我不假道鄙

我也注云以我比其邊鄙成十八季宋卤鉏吾曰大國無厭

鄙我猶憾注云以我爲鄙邑猶恨不足襄八季鄭子展曰鄙

我是欲注云楚欲以鄭爲鄙邑此卽鄙我之義周目殷小腆

據今勢殷謂周爲鄙追昔事周之先蓋世爲殷家卤陲荒裔

小君長則武庚之叛必有鄙周之言可知傳云鄙易我非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釋文曰敉卜婢反

傳曰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

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

案曰民獻有十夫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翟義傳云民獻儀九

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疑古文獻下有儀字然鄭論語注曰獻猶賢也則無儀字于義已足傳以牧爲撫釋言文寧爲安圖爲謀釋詁文鄭洛誥注訓牧爲安說文訓撫玉篇兼二訓此牧宜連文不可言安安要之撫亦有安義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釋文曰幷必政反）

鄭曰卜幷吉者謂三龜皆從也（尚書疏）王曰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尚書疏）傳曰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幷吉所以爲美疏曰成十三季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知大事戎事也

案曰鄭王云三龜詳洪範金縢王以休爲美釋詁文傳以大事爲戎事周禮大宰云作大事則戒百官亦謂戎事爲大事也

雖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釋文曰逋布吾反）

傳曰以美故告我友國諸矣及于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甲汝衆國往伐殷逋亡之人謂祿父（疏曰尹氏卽顧命云百尹氏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于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卽官也總呼卿大夫爲官氏也上文大誥爾多邦綏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二者詳其文餘畧之也

案曰傳以畢爲故釋詁文于爲往鄭樸詩箋文逋爲亡說文足部文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子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鄭曰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尙書疏傳曰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爲大難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敎化之過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不宜違卜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嘆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

案曰鄭以艱爲難者說文卷十三下堇部云艱土難治也是也傳以考爲成翼爲敬俱釋詁文逸周書謚法解亦以考爲成詩小雅六月大雅行葦卷阿傳皆以翼爲敬敬成而云考翼古人語倒也

子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悠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釋文曰卬五剛反悠音秘）

馬曰造遺也（釋文）傳曰我周家爲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于我身不得已征四國于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于汝衆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于憂不可不成汝寧考所謀之功責其善助

案曰馬云造遺也者造翟義傳作遭疑馬本與之同甫刑云兩造具備史記作遭文侯之命云嗣造天丕愆僞傳亦訓爲

遭是造遭亦通也今訓爲遭自天言之爲遭我以役自我言之爲遭天之役意亦同也役廣雅云使也沖人嗣大歷服天又降威國有疵是遭天所使也邛翟義傳作身邶風匏有苦葉云人涉卬否小雅白華云邛烘于燋大雅生民云邛盛于豆毛傳竝云邛我也釋詁邛身皆爲我鄙璞曰邛猶姎也語之轉耳又曰今人亦自呼爲身邢疏云說文女人稱我曰姎語轉曰邛僖九季傳小白余杜注余身也是邛身皆我也傳以恤爲憂恤當作卹說文卷八上比部卹字注引周書曰無卹于卹然則不邛自恤亦當作卹今作恤者僞孔改也又卷五上血部卹字卷十下心部恤字皆訓憂詩唐風羔裘序箋小雅蓼莪箋大雅桑柔箋並云恤憂也是卹恤通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傳曰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

〔案曰傳以賢爲廢釋言文說文卷十下竝部替字注云廢一偏下也从竝白聲又別體或从兟徐鉉曰俗作替非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釋文曰相息亮反畏如字徐音威

〔傳曰〕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今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嘆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基業言卜不可違

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

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釋文曰省息井反閟

音秘

傳曰人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疏曰閟慎釋詁文

案曰爾丕克遠省二句傳以丕爲大雖是古訓但古多以丕與不通用莽儗此云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則此二句亦當云爾不能遠省識古事爾豈知文王若彼之勤哉乃爲合也閟訟傳以爲慎勞而疏云閟慎釋詁文攷釋詁但有訟慎無閟慎說文比部訟亦訓慎古無以訟爲勞者惟說文瓜部云祕神也鄭閟宮詩箋云閟神也是閟與祕通庶雅云祕勞也然則閟正可訓勞若作訟勞蓋嫌閟訟二字音混以勞代閟又倒其文故孟康解爲慎勞若此經閟訟則當訓勞慎不可云慎勞也又下文勤訟傳訓勞慎是僞孔亦知訟訓慎不可訓勞矣何于此又自相違耶然則此閟訟與下勤訟皆當作勞慎可知也

芳鬼反　枕　市林反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釋文曰棐音匪又

傳曰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我何其不于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疏曰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

案曰傳以棐爲輔忱爲誠者漢書八十一卷孔光傳光日蝕

對曰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翟義傳于此句作
天輔誠辭康誥亦云天畏棐忱是也

天亦惟用勤恤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傳曰天亦勞愼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我何敢不
于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釋文曰人實反○案曰古曰字與曰字相似故釋文音之）

傳曰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
之

案曰傳以若爲順釋言文逝爲往釋詁文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
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釋文曰底之視反構古候反菑側其反穫

戶郭反○疏曰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蔚爲衍字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鄭王本于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案曰肯字部忠恕汗簡卷上之二云肯尚書古文作㠯說文卷四下㠯部㠯字注云古文肯此字本骨間㠯同同箸也从㠯从月省又重文㠯字注云骨間㠯借爲肯可之肯釋言及邶風終風唐風有杕之杜箋皆云肯可也是也隸變从止于義無取非也肯構下鄭亦有厥考翼云云疏云鄭增之非鄭增之晉人刪之耳翟義傳亦無此一節則晉人所據也

鄭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棄我基業乎

詩十六之五卷大雅文王有聲疏（傳曰以作室喻政治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之乎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

案曰鄭以翼爲敬者釋詁文詳見上文傳以構爲構立屋者說文卷六上木部構字注云蓋也从木冓聲杜林以爲椽桷字又桷字注云榱也椽字注云榱也榱字注云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然則椽榱桷一物異名構本爲構蓋立屋故傳云而杜林說亦得備一義也傳以菑爲菑耕其田者攷詩小雅采芑于此菑畝毛傳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正義曰三句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也又大田云以我覃耜俶載南畝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以利耜熾菑發地也正義云此及載芟良耜皆于耜下言俶載是用耜于地之事知當爲熾菑故方言云人地曰熾反草曰菑也弓人云鋸榦之道菑栗不迸則弓不發注云栗如裂繒之裂鋸弓榦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是也

肆予易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傳曰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我何敢不于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傳曰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弗救者以子惡故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

案曰民養翟義傳作民長顏注云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亡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王曰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尚書疏

案曰王以上帝爲天文王詩毛傳文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傳曰于天輔誠是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于周使四國叛乎

案曰此節王莽傚云粤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今天降定于漢國以棐忱爲輔誠已見上今俗本漢書脫此一句以法與戾皆爲定疑法本定字說文鷹部云俞古文法字與定相似故譌也毛詩小雅雨無正及大雅桑柔傳皆以戾訓定言天道輔誠爾無敢改易天之定命況今天已降定命于周邦乎下文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卽定也傳以戾訓罪非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釋文曰易以豉反

王曰惟大爲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于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尚書疏孔傳同○

案曰王讀易以豉反非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子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子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傳曰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王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言當滅殷也天亦惟美于文王

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于從言必從也

案曰說文卷五下㝬部云齋愛濟也从來从亩來者亩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此云穡夫穡與嗇同田夫除艸耡去非種天之枲殷似之也魏風伐檀傳種曰稼斂曰穡疏云稼穡相對散則通大田曾孫之稼非唯種之湯誓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此言除艸宜云稼而云穡亦通稱故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

陳若茲

王曰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尚書疏傳曰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

故以汝衆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

案曰指莽儗作旨顏注云旨美旨美說文旨部文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乎王作旨意解固與莽異然亦作旨蓋古旨與指通傳用王義遂改作指則古義沒不見矣宜以顏注爲正也白虎通卷上誅伐篇云誅不避親戚尚書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是說此經之意兄而言弟惟白虎通有此說恐非也此經全篇多以卜爲言而篇末亦歸之于卜者周禮太卜之職凡國大師則貞龜是古者用兵必問卜左傳晉侯使卜偃卜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筮之遇大有之睽曰戰克而王饗是古者卜大師則以遇戰克

之兆爲吉也抑武庚罪無可數管蔡惡不忍言歸之于卜以
祈天命而已此聖人之公且誠也

尚書後案

周書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釋文旦魄普白反）

馬曰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釋文○戴侗六書故二卷）傳曰周公攝政七季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疏曰）知周公攝政七季三月者以洛誥七季反政而言新邑營建歲卜之事與召誥同俱爲七季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季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季建侯衛而封康叔五季營成洛邑六季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朗諸侯于明堂

學海堂
吳王光祿鳴盛著

之位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六季制禮作樂是六季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

案曰馬以魄爲朏者說文卷七上月部云朏月未盛之明从月出漢律厤志引古文月采曰三日曰朏揚子法言卷六五百篇云月未望則載魄于鹵既望則終魄于東宋咸注曰載魄當作朏其實魄卽朏也馬又云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者禮記鄉飲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卷下日月篇云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

三日成魄說文月部云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霏聲周書曰哉生霸普伯切詩天保疏云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于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從此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漸虧至晦而盡諸家皆言三日爲魄以二日有時不見也蓋前月有三十日則是月合朔早二日初昏月去日差遠已有微明見于鹵方前月二十九日小盡則是月合朔晚二日初昏月去日未遠未可得見必三日初昏始見鹵方也劉歆以生魄爲望僞孔傳以爲月十六

日皆非也魄字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又既生魄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皆作魄而說文作霸者漢律厤志引武成亦作霸攷古鐘鼎文魄皆作霸或省作雨公誠鼎云惟十有四月既从霸又王伐噩堂集古錄卷上周雒公𣪘鼎銘云隹十又三月既望乙酉𠂤公錫𠂤鬳釋文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又周高克尊銘云隹十又一月既望庚午𠂤公令𠂤鬳釋文云惟十有六季十月既生霸庚午𠂤公令𠂤鬳釋文云惟六月既生霸又卷下周毛公敦銘云隹介又多𠂤生霸釋文云惟六月既生霸竝與說文合局伯琦六書正譌云霸俗作必駕切以爲霸王字而月霸乃用魄字非本義王霸字本作伯月魄字作霸其義始正霏音膊雨濡革也从雨从革然則此經本當作霸也辭宣古文作𠂤乃古哉字則未詳也哉訓始者釋詁文

後鋤云哉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艸木之初也以聲近借爲哉是也又三月者四季三月非七季書傳孔傳及疏非也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鄭曰此時未作新邑基謂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謂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則功作效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季隆平已至（尚書疏○毛晃禹貢指南三卷○毛詩一之三卷○周南芣苢序疏○又二卷地官大司徒疏○又二卷天官序官疏○又十二卷春官大司樂疏）傳曰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于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疏曰釋言云集會也民服悅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總序言之鄭以爲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爲謀大

不詞矣

案曰鄭以基爲謀者釋詁文也史記封禪書秦都咸陽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秦故周地故云岐鎬處五嶽外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昃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乃建王國焉是爲于政不均東行洛邑謀作天子之居也鄭必以基爲謀者大傳營洛在攝政五季此是攝政四季猶未營洛故但爲謀也知四季者攝政四季建侯衛即此下矣甸男邦采衛是故知四季也鄭又云隆平已至者詩茅苞疏引鄭此注以爲康誥注又言隆平即太平文王武王時皆未得爲太平直至周公方致太平白虎通卷上封公侯篇云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即不私封之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海內之衆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屬無一人使封之親親之義也以尚書封康叔據平安也此說與鄭合然太平宜待制禮樂此時居攝四季未作禮樂而云已太平者周頌譜云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疏引鄭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季數也行誅謂誅武庚管蔡又引書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云云而申之云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季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爲優游之故至六季乃作又維天之命序云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季之末也文

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季制禮作樂然則四方和會太平有兆故鄭云已至疏云民服悅見太平亦據鄭義也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釋文曰見賢遍反）

鄭曰不見要服者以違于役事而恒闕焉（尚書疏）傳曰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于周（疏曰）以大司馬大行人職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爲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帝嚳居偪

師餘非土中者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君行必有臣從卽卿大夫士亦主其勞故云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卽事土功勞事民之所苦而此和悅見太平也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民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

案曰鄭云不見要服云云者此經侯甸男邦采衛邦字居中以貫上下謂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諸侯也百工者五服諸侯之百官也言時甸侯綏要荒五服方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各爲殘數居其間則方萬里周制又改爲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蕃九服皆在王畿之外故鄭注禹貢言弼成之制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周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周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周男服去王

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周采服去王城二千五
百里其弼當周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
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七千里此在
九州之內至于要服之弼與荒服及荒服之弼則與周夷鎭
蕃相當而在九州之外矣夏之五服有要周大司馬職方氏
言九服無要而鄭注禹貢以夏要服當周要服此經主周制
亦云不見要服益大行人又以蠻服爲要服蠻卽要也故鄭
據以言之要服尙在九州之內與夷鎭蕃不同然視侯甸男
采衞則遠矣故鄭云遠于役事而恒闕焉爲孔傳于禹貢五
服以爲每服皆首句總言之其下析言之合計王畿之外每
面二千五百里共方五千里益不解弼成之義故以爲夏五

服小于周九服此經之傳言周五服去王城里數未嘗不是
但以爲與禹貢異制則非矣不知夏周制雖小異道里適均
也說詳皐陶謨及禹貢周語祭公謀父曰侯衞賓服韋昭注
云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衞衞圻也言自侯圻至衞圻其間
凡五圻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于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
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衞圻
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衞是也觀此則知邦字居中以貫上
下也傳訓士爲事者說文士部爻又毛詩鄭風褰裳幽風東
山小雅祈父周頌敬之傳皆以士爲事是也疏引書傳云云
者伏生大傳云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季不能作君子恥
其言而不見從聰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

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觀此則知此時合諸侯以觀其心始謀營洛而猶未營是四季事非七季上節疏曲附僞孔反譏鄭不詞妄也

周公咸勤

傳曰周公皆勞勉五服人

案曰傳以勤爲勞釋詁文毛詩小雅采薇序云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又杕杜序云勞還役也是勤亦勞也因五服之人卽事于周樂就功作各効其力故皆勞勉之也

乃洪大誥治釋文曰治直吏反下其治民安治用安治同一作周公乃洪大誥治

鄭曰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尚書疏

誥以治道

案曰鄭以洪爲代者釋詁云鴻代也郭璞注云鴻雁知運代疏云鴻雁知運代者鴻雁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是知其時運而更代南北也觀此則鴻有代訓而字與洪通古者如洪範及此經洪字皆作鴻後人改爲洪并一槩訓大但洪大連文若以洪爲大則安得言大大惟從鄭以爲代謂周公代成王誥則知王若曰者王卽周公朕其弟者周公謂康叔爲弟無疑也周公于成王代攝其位卽代行其政故于征伐代爲發誥則有大誥于封爵諸侯代爲發誥則有康誥自唐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鄭曰〕王若曰總告諸侯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呼成王也

〔尚書疏〕○玉海一百三十一卷官制門〔傳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疏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州牧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卒伯此方伯自是州牧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非如鄭元云殷之州長曰伯也此指命康叔而鄭以總告諸侯孟侯下學者不讀爾雅即一洪字失其訓詁不知周公代王之義而朕其弟又實是兄語弟之詞遂疑此篇爲武王書無論書序孔子所作言成王封康叔顯有明文不可駁且定四季傳祝佗明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遷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佗衛之祝史稱述其先君受封事安得有誤又僖三十一季衛成公夢相奪康叔享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不歆其祀相之享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此甯武子述其先君受封之命又安得誤豈俗儒是而甯武子祝佗反非耶抑豈左傳亦不足信而幾千季下憑臆白撰者反可信耶義理或可空談事實何容懸斷知鄭注不可易也

呼成王義理駢曲皆不可信

案曰鄭以爲總告諸侯者上敘作洛和會之事諸侯咸在故誥雖爲康叔作亦總告諸侯也以孟侯爲呼成王者成王即位季十三至是六季十八矣十八爲孟侯此伏生書傳略說義也彼文云天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見周禮秋官大行人疏伏生書傳秦火以前先師遺義故鄭用之文王世子篇仲尼曰昔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又云成王幼不能涖阼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是周公居攝以世子禮教成王呼成王爲孟侯不足異也趙岐注孟子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是亦以孟侯爲成王可知大戴禮公冠篇盧辯注兼天子諸侯言之南史陳沈文阿以此篇爲成王冠儀故篇末附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之詞并附漢孝昭冠詞成王與昭帝皆即位後始冠者也據士冠禮記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然則天子之子冠禮與士同諸侯之子可知惟即位始冠則異于士郤與諸侯多同金縢鄭注及詩瞽有梅疏引異義皆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十歲即位十二而冠魯襄公立九季季十二而冠是其期同士冠禮疏據公冠篇推得大夫士三加天子諸侯皆四加是其儀同據此諸文公冠爲成王無疑可稱公即可稱侯故以孟侯爲成王也傳以爲五侯之長即州牧也但牧伯之制總領天下諸侯者唐虞四人

夏商周二人爲伯當州之長則皆每州一人爲牧殷州長亦
通稱伯此鄭據王制而言未可非其實四代州牧皆牧伯逼
稱而從無稱爲孟侯者傳係魏晉人臆說不足信漢地理志
雖以孟侯爲康叔然亦不以爲州長之稱則傳義非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
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
帝帝休〔釋文曰〕怙音戶冒莫報反聞如字徐又音問
〔傳曰〕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爲敎首惠
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
民用此始爲政于我區域諸夏于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卤
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敎冒彼四表上聞于天

天美其治
〔案曰〕傳以明德慎罰爲顯用俊德慎去刑罰者伏生大傳引
此經作克明俊德則與堯典文同鄭彼注云俊德賢才兼人
者故傳依用之成二季左傳申公巫臣語楚莊王周書曰明
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之
之謂也巫臣欲勸王崇己德去己罰而其說經意則指文王
顯用有德去罰不用其義亦與傳合大學引克明德則謂自
明明德乃斷章取義荀子卷十二正論篇引此經克明明德
謂主道貴宣明不當以元而難知者使人疑尤非本旨也傳
又以庸爲用毛詩王風兎爰齊風南山傳及說文用部文祇
爲敬釋詁文宣十五季左傳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杜預解

爲用可用敬可敬亦與傳同若威威以爲刑可刑則非也下文文王敬忌鄭云祇祇威威是則威爲畏忌意當爲畏可畏解徐幹中論注象篇云文王祇畏造彼區夏是也冒聞于上帝爲句古讀也趙岐注孟子吾于武成節引此亦作冒聞于上帝且君奭篇亦有此句則知古有此語矣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也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敉（釋文曰殪於計反）

（傳曰）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于其國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疏曰）天美文王大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用誅殺道以兵思殷文王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爲滅殷之資也

案曰天乃大命文王者詩大雅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也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哼哼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王充論衡卷三仞稟篇云康誥曰冒聞于上帝云云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以道上聞于天天乃大命之也說與大傳合殪戎殷者傳雖以殪爲殺但中庸壹戎衣鄭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

衣者殷之曺與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呂氏春秋卷十五慎大覽云湯爲天子夏民大說鄗如夏高誘曰鄗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然則殪戎殷當爲壹戎殷卽壹戎衣也宣六季左傳晉中行桓子論赤狄貫盈將可殪也引此經爲證杜預曰殪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說文卣部鱣古文作 卽字从古文奴省聲二字易亂此經殪字其始必是壹字而从古文作與相似故中行桓子假借取義杜預亦望文爲說以文王事移屬武王未足爲據僞傳從之但上言殺下又言兵語意殊嫌複疊當從鄭中庸注以爲壹用兵伐殷僞古文武成云一戎衣辨見本篇

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釋文丑昌許玉反）

傳曰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

案曰傳以寡兄爲寡有之兄者思齊詩刑于寡妻鄭箋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且引此經以證顧命寡命義同也肆故釋詁文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釋文曰遹音聿又音述衣如字徐於既反）

馬曰遹述也（釋文○眞德秀讀書記乙集二卷○案曰注疏所采經典釋文無此一條誤作紹述也今從專刻足本釋文第四卷改正）傳曰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

案曰馬云遹述釋言文彼孫炎注云遹古述字是也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傳曰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當大遠求商家耆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鄭曰古先哲王虞夏也尚書疏傳曰又當別求所聞乂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大于天爲順德則不見廢常則法殷之先哲王及耆成人其教康叔法古已備此又言別在王命

案曰鄭云古先哲王虞夏也者上文言近之則法文考遠之求古先哲王則自是虞夏之先哲王也傳云大于天爲順德云云者荀子卷六富國篇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楊倞注云宏覆如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意亦與傳略同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釋文曰恫音通又勅動反瘝古頑反

鄭曰恫瘝乃身刑罰及己爲痛病尚書疏傳曰恫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

案曰鄭以恫爲痛者釋言文又以瘝爲病者鄭必作鰥也釋詁鰥病也與鰥寡字同从魚不从疒故說文無瘝字後人以其訓病改从疒召誥智藏瘝在同皆非也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

又民（釋文曰）棐音匪又芳鬼反怃市林反盡徐子忍反好呼報反

（傳曰）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往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案曰）傳云云者部璞爾雅注引天畏作天威皋陶謨天明畏釋文云馬本作威古威畏字通言天之明威可畏以其所輔者誠也棐爲輔者釋詁棐輔同訓俌俌卽輔也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傳曰）不在大大起于小小至于大言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

（案曰）傳云大起于小小至于大者國語卷十五晉語知伯國諫知襄子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說苑卷五貴德篇智果諫智襄子引周書與國語同韋昭注曰或大而不爲從或禍難起小怨韋義與傳合也傳又以惠爲順釋言及毛詩邶風燕燕傳小雅楚茨箋文懋爲勉說文心部文釋訓亦云懋懋勉也言當擾順不順者使之順勸勉不勉者使之勉

昭八季左傳齊欒高相攻子旗語陳桓子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桓子遂和之如初懋作茂者釋詁云茂勉也是與懋同也時殷亂方定尚多反側故戒以民怨無恒宜順而勉之服以寬大與子旗語情事正合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釋文曰應應對之應徐於甑反）

（傳曰）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宏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

案曰已同蔥說見大誥殷民卽左傳分康叔以殷民七族衞康叔世家周公成王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者是本篇序亦云然也

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傳曰宏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敎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釋文曰馬本亦作省

傳曰嘆而赦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愼也曰小罪非過誤爲之乃惟終身自爲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爲之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殺以誤故也原心定罪斷獄之本

案曰王符潛夫論卷四述赦篇云康誥小罪匪省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惡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旣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眚省災哉古字通釋言云式用也式爾者故用如此適爾者適然如此所以殺不殺異

堯典帖終賊刑靑災肆赦鄭注意與此同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案曰）赦今作勑攷勑力代反與赦不同經典傳訛以勑爲赦如赦我五典勑天之命皆誤作勑此經傳解爲赦正則亦當作赦

（傳曰）政教有次序治理大明民其自勑正勉爲和化惡爲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民其盡棄惡修善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民其皆安治

（案曰）僖二十二季左傳晉卜偃引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逆不亦難乎禮記大學引若保赤子而釋之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注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于赤子之意欲也孟子亦引若保赤子而釋之云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趙岐注以赤子無知故救之玩左氏孟子二說此節三段皆主用刑而言以大明服人民自赦勉去惡如去疾民自棄惡民犯法如赤子無知吾保救之推心而中其欲民自安治雖用刑而不專于刑也荀子富國篇引此經而說之云君國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意義畧同

惟以疾爲急疾之疾則異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

（傳曰）無得有妄刑殺非辜者

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釋文曰劓魚器反則如志反）

（鄭曰）則臣從君坐之刑（尚書疏）

（傳曰）劓截鼻則截耳刑之輕者

（疏曰）劓在五刑爲截鼻而則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云劓

則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以爲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

案曰鄭云則者臣從君坐之刑者僖二十八季左傳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衛侯不勝刖鍼莊子是周世有臣從君坐之刑但彼用刖而鄭于此注以則當之者春秋之法不盡合周初之制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釋文曰臬魚列反

傳曰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敎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疏曰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衛居殷墟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

案曰傳疏以康叔時爲州牧故以外事爲外土諸侯之事康叔爲之陳法是也臬訓法疏言準限之義者說文木部云臬射準的也爾雅釋宮云樴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郭璞曰杙槷也臬門槷也玉藻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此與門限之閾相連準的限制皆法義也殷罰者荀子卷十六正名篇云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云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言殷刑之允當也據此則命康叔師殷罰不但因其國俗亦以殷刑最允故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釋文曰要於宵反蔽必世反

傳曰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

至于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疏曰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

案曰傳以要爲要辭者周禮鄉士云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要爲其罪法之要辭是也要囚二字兩見于此章又兩見于多方篇孔于此章皆釋爲獄辭之要于多方篇前釋爲要察獄情後釋爲執其朋黨前後異義則不可當皆以爲獄辭之要蔽爲斷者太宰云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小宰云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鄭皆以弊爲斷說文無弊字有蔽字弊卽蔽也昭十四季傳邢侯雠子羊曰叔魚攝理蔽罪邢侯杜預云蔽斷也是也國語卷十五晉語蔽獄之日叔魚抑邢侯韋昭注蔽決也決亦斷義也十日爲旬三月爲時既得要辭猶必服念五六日至旬時乃大斷之者小司寇云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蔽之鄉士云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皆司寇聽之方士三月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釋文曰彝以支反

傳曰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于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叙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爲不足

案曰荀子卷九致仕篇引此義刑義殺云云又卷二十宥坐篇亦引此經竝作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與僞孔本不同又皆申說之云言先教也楊倞注云當先教後刑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也然則勿庸謂勿遽用刑順事謂教民之事言勿遽用刑以卽政女當思曰我未有順導民之事其義與僞孔傳小異惟孔子家語卷一始誅篇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愼事王肅曰言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又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此所引釋則同今本家語王肅私定孔傳疑出肅手故合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傳曰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已之欵心

案曰定六季傳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故云朕心朕德惟乃知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憼

釋文曰攘如羊反暋音敏憼徒對反徐徒偎反○案曰說文引作凡民罔不憼孟子引作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讎徒對反司馬光注言注同

傳曰凡民用得罪爲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顚越人于是以取貨利啓强也自强爲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絶之

案曰傳以自爲用古雖有此訓然荀子卷十七君子篇云聖

王在上分義行乎下世曉然皆知夫爲姦雖隱竄逃亡不足以免莫不服罪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此以自作服罪解蓋殺人取貨惡之大者有誅無赦必服其罪苟義得之傳非也傳又以昏爲强惡爲惡昏强釋詁文說文卷三下支部云昏冒也从支昏聲周書曰昏不畏死冒昧爲惡自强爲惡義亦同又卷十下心部云惡怨也从心亞聲周書曰凡民罔不惡怨與惡意亦通也孟子萬章下篇引此下三句而申之云是不待教而誅者也對上文勿庸以卽惟曰未有順事當先敎後刑此殺人取貨昭然服罪故不敎而誅

王曰封元惡大惡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鞫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釋文曰鞫居六反弔音的泯徐武軫反）

傳曰大惡之人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于不孝不友爲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爲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不于我執政之人得罪乎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敎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

敖疏曰釋親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姦惡猶爲人惡況不孝弟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是也考亦通生攷卽此文及酒誥是也曲禮云攷曰考是對例耳天明卽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于天理當然爲天明白之道

案曰元惡大憝者楊子法言卷二修身篇云君子悔吝不至何元惡之有李軌注云元惡大惡也元憝卽檮杌括此經元惡大憝之文故李軌以爲大惡也承上殺人取貨固爲大惡起下不孝不友爲惡尤大也上稱厥父下稱厥考疏云考通生死者鄭璞尒疋注云禮記生曰父母攷曰考妣今學者從之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倉頡篇曰考妣延季明非攷生異稱是也傳以鞠爲稚者釋言云鞠稺也是也弔爲至者釋詁文也此字尚書屢用之盤庚弔由靈大誥弗弔及此經皆至也詩小雅天保神之弔矣毛傳鄭箋皆以弔爲至陸氏釋文音都歷反與此弔同此古訓也或作如字讀解爲弔憫但據檀弓長厭溺而死者尚皆不弔此不孝不友之人反當弔卽此說非也傳以泯爲滅者說文無泯字惟有涊字米忽反周禮小宗伯云王崩大肆以秬鬯涊杜子春讀爲泯二鄭从之涊卽古泯字毛詩桑柔傳云泯滅也是也文王作罰者周禮大司徒有不孝不弟之刑周禮雖作于周公當本之文王故云文王作罰也王符潛夫論卷四述赦篇云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

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是說此經之義也

又案曰僖三十三季左傳晉白季引康誥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昭二十季傳苑何忌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與白季語意同後漢書肅宗本紀元和元季詔亦引書父不慈云云李賢注引左傳胥臣云云胥臣即白季也王符潛夫論卷一論榮篇云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語意並同前文今翫父不慈四句雖似檃括此經子弗祇服厥父事八句之文而罪不相及則此經無之蓋逸文也反側初平用法宜寬猛兼濟刑茲無赦法嚴矣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疑此下即當繼以白季所引云云然不可攷矣前明注疏刻本于此節不念鞠子以下脫漏甚多當是傳寫遺落其末綴一段亦有脫字故承接不順今以意讀之云左傳引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父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以比伍相及趙商疑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以骨肉得相容隱周禮據疏人相督率之法令律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隣保罪有相及是也此疏所引鄭說蓋出鄭志其義甚精疏駁之殊謬又以左傳所引即此經之文而不言逸文皆非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

釋文曰戛

鄭曰訓人謂師長（尚書疏○玉海一百二十八卷官制門）傳曰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疏曰戛猶楷也言爲楷模之常故戛爲常也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卽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政教諸子故爲訓人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爲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急故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節鄭注殘闕也傳以戛爲常釋詁文部璞注云戛戟義見書又釋言云戛禮也郭云謂常禮是戛爲常也疏云猶楷者禹貢納秸服釋文云秸本或作稭鄭注禮器引作鞂郊特牲棗鞂釋文鞂簡八反儒行後世以爲楷疏云楷法式然則戛與秸同音稭與楷相涉故戛猶楷也外庶子傳以爲掌衆子之官疏以卽諸子者戛官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大子惟所用之注云國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倅如物有副倅之倅文王世子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官其登俊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是也燕義云古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云云與戛官諸子同是庶子卽諸子故鄭注周禮敘官亦云諸子王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

曰庶子是也但燕義所云是天子之官故兼言職諸侯之子此庶子是諸侯之官但王卿大夫士之子也鄭以訓人爲師長之官者若天官大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鄭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是也鄭以庶子訓人即庶子不如鄭注明析也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傳曰惟其正官之人于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未循天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疏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于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爲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行道之符節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爲有符節耳

案曰釋詁正長也官各有長正人官之長也鄭注周禮宮正主宮中官之長匍師主共野物官之長大府爲王治藏之長此類皆是也疏云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者大雅雲漢云鞫哉庶正彼箋云庶正衆官之長也彼疏云衆官之長者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若以此解正人則太傅且三百六十職中如太宰司徒六官之長其秩甚峻此經正人在庶子之下品職不甚尊恐只當指宮正之類未便以太宰等均爲正人則疏總言三百六十職者非也傳以小臣諸節爲有符節吏者馬注太誓云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彼太誓在軍中

誓戒羣臣則諸節自是受符節從軍者此是國中之官故以諸節爲有符節吏周禮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則諸侯之掌節當亦不止一二人故云諸也傳兼言外庶子以庶子與正人小臣諸節竝蒙不率以訓人非官故也疏又連敎人言之則以訓人幷目庶子正人小臣諸節實則皆非是當從鄭以庶子訓人正人小臣諸節四等竝蒙不率也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庶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釋文曰別彼列反）

傳曰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敎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申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于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若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于其小臣外正官之吏竝爲威虐大放棄正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

案曰小臣卽小臣諸節也外卽外庶子及訓人也正卽正人也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子一人以懌（釋文曰忌其訓反懌音亦）

鄭曰敬忌祇祇威威是也（尚書疏）傳曰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于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

疏曰文王所敬忌卽敬德忌刑故鄭云祇祇威威也

案曰鄭以敬忌爲祇祇威威者表記引甫刑曰敬忌鄭彼注

云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愼今于此注云祇祇威威是也祇之言敬故以敬爲祇祇威卽畏忌爲戒愼有畏意故以爲威威也顧命篇末云以敬忌天威是凡言敬忌義皆同也荀子卷八君道篇云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故明主急得其人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據此則懌當作擇謂擇人而用也擇得其人一人已足致治敬忌是祇祇威威則擇人是庸庸也僞孔作懌以爲悅懌且多乃裕民二句疑皆僞孔所增改也

又案曰自敬明乃罰至此詳言愼罰之事定四年傳康叔爲司寇史記亦言康叔既封衞其後復入爲周司寇意康叔本法家故特于用刑反覆申之抑以殷俗化紂之惡而大壞非刑無以弼教與要歸于至愼不專尚嚴酷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傳曰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惟求等況今民無道不之從教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疏曰爽惟民迪鄭以迪爲下讀

案曰迪吉康鄭讀是也傳以爽爲明者說文日部云昧爽旦明是爽爲明也迪道釋詁文吉善說文口部及詩召南摽有梅傳文康安時是亦皆釋詁文哲智釋言及說文口部文乂治亦釋詁文說文辟部作辥隸變作乂作爲亦釋言文適之

邶風北門傳文釋詁適之皆爲往則適亦之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釋文曰說如字徐始銳反殛紀力反）

傳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于罰之所行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于尚敎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詠罰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愼罰明聞于天者乎言罪大（疏曰顧氏彪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我

案曰監視釋詁文戾定毛詩小雅雨無正大雅桑柔及雲漢傳文屢釋言云亟也鄘墳云亟亦數也詩巧言君子屢盟鄭箋云屢數也字當作婁俗爲屢非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傳曰言當脩已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用是安汝必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違汝謀思爲長久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亾汝

案曰不汝瑕殄傳云不汝罪過僖七季左傳楚文王謂申侯曰女專利而不厭子取子求不女疵瑕也杜預注云不以女爲罪貴是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

命高乃聽用康乂民（案曰說文卷五下言部云言獻也从高省曰象進氣物形俗作享非也）

（傳曰）當念天命之不于常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無絕棄我言而不念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

（案曰）大學引惟命不于常鄭注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于於釋詁文葢秦漢間人假借於爲于字因附益爾雅而鄭用之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案曰告庶石經作誥釋詁誥告也則二字同也）

（傳曰）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

（案曰）殷民即前文所謂應保殷民者也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八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九

尚書後案

周書

洒誥

王若曰（釋文曰王若曰馬本作成王若曰）鄭曰成王言成道之王（尚書疏）馬曰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耳成王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釋文傳曰）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疏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云三

學海堂
吳王光祿鳴盛著

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妄也

案曰鄭云成道之王者據疏則鄭馬王及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作成王若曰據釋文所引馬注則衛宏賈逵亦有成字此漢學也馬謂是後錄書者加之益以成是謚故云然鄭以爲成道之王則鄭意以當時號爲成王如湯稱武王文王稱寧王之例孔無成字晉人刪也

明大命于妹邦

鄭曰妹邦者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尚書疏○詩二之一卷邶鄘衛譜疏○又三之一卷邶風桑中疏○又九之三卷小雅伐木疏）馬曰妹邦即牧養之地（釋文傳曰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疏曰此妹與沫一也故爲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爲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沫之東矣沫之鄉矣即東與北爲鄉也妹屬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也

案曰鄭注妹邦云云者鄭詩譜云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此以妹邦屬鄘則在朝歌之南矣鄭必以朝歌之南爲鄘者以妹邦化紂淫惡尤甚而于詩見于鄘風所稱沫之鄉者是詩又稱沫之北沫之東則沫北沫東與沫鄉同被紂化俱在朝歌之地而各處其一偏矣說文邑部云邶故商邑在河內朝歌以北是也則沫北爲邶也對北而言則沫鄉爲鄘在南沫東爲衛矣故鄭言沫之北沫之東朝

歌也益以見沫鄉在南屬鄘國矣沫鄉卽妹邦沫妹字通也
僞孔故欲與鄭違異以妹爲朝歌以北若然則沫之北違于紂都其俗當善何以詩咏沫之北與沫鄉沫東同刺乎傳說非是疏附會之皆妄也鄭又云其民化紂嗜酒者微子言紂沈酗于酒下文言嗣王酣身是嗜酒爲紂所化也又言康叔爲連屬之監者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是連屬皆諸侯之長得兼統數國者也鄭必言此者放鄭詩譜既言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又言更于此二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衞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是鄭以康叔未有邶鄘妹既屬鄘非康叔之邑而明大命于其處故說其得統之由以爲其連屬之監

故也鄭必以康叔不有邶鄘者詩譜以邶鄘衞爲商畿方千里之地則太大不得封一國故云更于此二國建諸侯也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聞歌邶鄘衞曰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康叔雖不得邶鄘爲連屬之監故被其教亦猶文王居岐豐化行江漢也知康叔爲監者詩旄丘序云衞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明衞之先世爲方伯連率也馬義未詳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傳曰父昭子穆文王弟稱穆卤土岐周疏曰文王廟次爲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爲昭不窋生鞠陶爲穆鞠陶生公劉爲昭公劉生慶節爲穆慶節生皇僕爲昭皇僕生差弗爲穆差弗生毀隃爲昭毀隃生公非

爲穆公非生高圍爲昭高圍生亞圍爲穆亞圍生組紺爲昭組紺生太王亶父爲穆亶父生季厤爲昭季厤生文王爲穆據世次偶爲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爲穆而子爲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爲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郕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其子與武王爲昭又曰邢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爲穆也

案曰傳云父昭子穆云云者鄭儀禮喪服傳注云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又周禮小宗伯注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國語周太子晉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韋昭注十五王謂后稷不窋云云與世本同是文王次

正當穆然后稷至文王千餘年傳世僅十五則必每世皆七八十歲生子方合恐無此理蓋不窋失官竄居戎翟亾其譜牒然自後遂以此爲定周頌載見篇云率見昭考毛傳鄭箋皆以爲武王是文王爲穆也

酒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釋文曰罔忩音祕少詩昭反惟行下孟反案曰古音凡行皆讀若杭釋文音非也）

傳曰文王所告愼衆國衆士于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惟祭祀用此酒不常飲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言酒本爲祭祀亦爲亂行于小大之國所用喪亾亦無不以酒爲罪也

〔疏曰〕衆國卽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總呼爲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爲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爲亦天所使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爲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爲始誤也

〔案曰〕傳以詰慥爲告愼者慥愼說文比部文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云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愼酒也是也鹵伯戡黎注文王爲雍州牧故得總告衆國也少正官之副貳也蓋康誥正人爲正官之首則此少正乃正官之副左傳鄭有少正公孫僑家語魯有少正卯則少正之名其來久矣庶士總指朝臣庶士之言事也朝臣各有事故稱庶士若少正則爲其倅貳以其卑賤更別目之不在庶士之內疏說最明其御事傳云治事吏而疏以爲卑賤則非也牧誓御事在三卿之上豈卑賤者故傳疏以爲卽總目三卿等此文與彼同不應有異蓋亦總目庶士少正而言凡朝臣皆御治事者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酣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案曰鄭周禮注引有正有事二句正作政爰說文卷十下心部㤅字注云惠也从心先聲烏代切俗加攵非〕〔傳曰〕小子民之子孫正官治事謂羣吏教之皆無常飲酒于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子孫皆

聰聽父祖之常教于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疏曰）
衆國祀得飲酒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
醉與不醉出與不出之事亦一隅之驗也
（案曰）有正爲正官卽上文所謂庶士益正官之首卽正人也
有事爲治事卽上文所謂少正也曰有正有事則朝臣盡之
矣而必先之以小子者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故也傳以
舜酒爲常飲酒者韓非子卷七說林篇引紹績眎對宋君曰
康誥曰無彝酒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
身是也疏引大傳者彼文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
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
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泄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

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
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
也鄭注事謂祭祀大宗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之家也禮
志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賓寮友助祭者也是
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
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釋文曰長之丈反
洗先典反腆他典反○案曰考古文尚書作孚見鄭忠恕汗
簡卷下之一洗當作渳渳也从水㕣聲先禮反俗作洗非也
（馬曰）洗盡也（釋文○案曰洗腆二字音并馬注此一條
注疏所采釋文俱漏去從足本第六卷補）（傳曰）
今往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
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

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

案曰上文聰聽祖考此厥考皆指父現存釋親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郭璞以爲對文如此散文則通引此經爲證是也傳以肇爲始釋詁文釋言云肇敏也郭璞引此經解之其義勝孔傳也賈爲賣者說文貝部云賈坐賣售也是也慶爲善者毛詩皇矣傳文洗爲潔者洒滌有潔義也馬訓盡未詳疑有誤脫爲厚者方言文又白虎通卷下商賈篇云商之爲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固有其物以待民來以求利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卽如是書曰肇牽車

牛遠服賈用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據此是言商賈本不同今以牽車遠行之商乃不稱商而謂之賈者欲見留養父母之義故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傳曰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

疏曰衆伯君子統庶士有正者經戒慎酒從卑至尊故先敎子孫乃及庶士衆百君子

案曰庶士統卿大夫而言有正正官之首各見上文上文言庶士而繼之以少正則以其卑賤者別言之此文言庶士而省文也庶伯君子疑又就其中指其齒德尤重者言之耳若

如傳云統轄庶士有正者未必然也

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傳曰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

疏曰釋詁云羞進也

案曰羞耆惟君傳以爲進于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文義紆曲不可從愚謂羞耆養老也惟君燕其臣也益邦國有養老之禮及君與其臣燕飲則得飲酒也此戒妹土邦國之臣而傳以爲戒其君故誤耳觀省作稽亦皆戒臣之詞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釋文曰饋其位反

鄭曰饋祀助祭于君

尚書傳曰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于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

案曰鄭云饋祀助祭于君者此饋祀傳謂祀其祖考則上文已言惟祀得飲酒足以明之此處何必又及卿大夫祀先得飲酒之事當從鄭爲助祭諸侯助祭王朝亦是助祭但此王于敎妹土恐其在本國習染惡俗故誥戒之若助祭王朝自無縱酒之事然則此助祭乃卿大夫助祭于侯國非諸侯助祭于天子也傳以介爲大

釋詁文

王曰封我殷土裴徊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敎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傳曰我文王在卤土輔訓往日邦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于酒故我周家至今能受殷命

案曰傳以裴爲輔說見康誥徂往釋詁文言御事總指朝臣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釋文曰相息亮反暇遐嫁反

矧曰其敢崇飲

傳曰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

自逸豫崇聚也暇逸猶不敢況聚會飲酒乎明無也

疏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崇爲聚也

案曰史記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是帝乙紂父也易泰及歸妹皆云帝乙歸妹乾鑿度皆以湯名帝乙而此又爲紂父者乾鑿度又云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卽紂父殷道質以生日爲名元孫之孫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明功攸殷本紀商世數不數兄弟相及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而云元孫之孫又云六世王者言元孫者從湯至帝乙十六世孫以見恩所殺止更言之孫則無恩見矣孫者通遠近言之雖百世亦孫六世王者六世以後之王以恩絕于六世故也

此言御事蓋亦總目朝臣合凡御治事者而言之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傳曰于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疏曰舉四者以總六服又因衛爲蕃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

案曰前康誥敘首言侯甸男采衛乃據周制此節言殷亦舉周服之名者或殷本沿虞夏侯綏要荒之名此特借周名以言殷制或周因殷禮周九服之名始于殷皆可鄭注王制言殷封建之制說見皋陶謨獨殷之服名不見經注無以言之但鄭謂殷時中國最小僅方三千里必無九服之名此節必借周名以言之耳其實殷仍五服甸侯綏要荒而已不言采者文耳又服數非五卽九惟周官言六服蓋周九服本除畿內連畿內除蠻夷鎭蕃則六矣然周官僞書亦不足據正義言六服支綴甚矣邦伯當兼當州之牧并天下二伯而言若連屬卒恐不可名伯正義亦非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傳曰于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疏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爲總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爲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大夫者謂雖爲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爲言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

工總上百僚庶尹及惟亞

案曰百僚庶尹即有事也惟服宗工總言之據正義以亞兼大夫士則與牧誓亞旅專言大夫者不同

越百姓里居

傳曰于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疏曰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爲總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

案曰百姓說詳堯典其致仕居田里者則載師三等采邑畺內大國九凡三種三公之田三致仕者副之三王子弟三縣內次國二十一凡四種卿之田六致仕者副之六三孤之田三王子弟六稍內小國六十三凡三種大夫之田二十七致仕者副之二十七王子弟九並見王制鄭注正義謂有致仕者副之者以在朝既有正田既致仕不可仍食采邑身又見存不可無地故公卿大夫皆有致仕副邑殷亦與周同國三代皆同則致仕副邑殷說義內九十三

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釋文湎面善反辟扶亦反

鄭曰飲酒齊色曰湎詩十四之三卷小雅賓之初筵疏○又十八之一卷大雅蕩疏傳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于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于正于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

案曰鄭云飲酒齊色者蕩詩云天不湎女以酒彼疏引此注

是謂飲酒而醉面皆變爲一色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湎沈于酒也从水面聲卽引周書此文以證沈于酒則齊色意亦同故傳云沈湎也傳又以尹爲正釋言文郭璞曰謂官正也小雅都人士傳亦云尹正也是也祇爲敬辟爲法竝釋詁文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釋文曰酣戶甘反易如字馬以跔反縱子用反泆音溢又作逸亦作佚盡詐力反○〔疏曰〕庶羣自酒自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

〔傳曰〕嗣王紂也酣樂其身施政令于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于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紂大厚于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疾很其心不能畏死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于殷國滅亡無憂懼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咎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于殷無處于殷惟以紂奢逸故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案曰〕傳以酣爲樂說文酉部云酣酒樂也是也又以盡傷爲痛傷說文卷五上血部云盡傷痛也从血聿酋聲卽引周書此文以證許力切是也玉篇卷中第二百二十八血部云盡痛甚也此字本从血从聿及酋乃改入血部恐玉篇爲後人所亂非顧野王元本其云痛甚則與說文及孔傳合至部忠

怨汗簡卷上之二云盡古文尚書作𣪊出義雲章从血者又
改爲从夕則更不可解又張參五經文字云盡从聿从皿皿
音逼皿乃聲非从皿而張乃云疑皆非也商邑傳以爲都
者白虎通卷上京師篇云京大師衆也天子所居故大衆言
之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
在商邑謂殷也是說此經以邑爲都之義也罹爲憂釋詁及
王風兔爰毛傳文說文無此字蓋古作離也弗惟馨香登聞
于天庶羣自酒腥聞在上者國語卷一周語上云國之將亡
其政腥臊馨香不登韋昭曰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香不上
聞于神正此義也腥俗字本當作胜也傳以自爲用詩周頌
載競毛傳文也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云紂爲長夜之飲

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亦是說此經
之意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
釋文曰監丁陷反劼苦八反

傳曰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古聖賢有言人無于水
監當于民監視水見已形視民行事見吉凶今惟殷紂無道
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爲戒撫安天下于是劼固也我
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疏曰劼固釋詁文

案曰多方亦曰我不惟多誥言不在多言耳傳云我親行之
欲見非空言作誥非也吳語申胥諫吳王曰王盍亦監于人

毋監于水戰國蔡澤說應侯曰監于水者見面之容監于人者知吉與凶則民監之言其來久矣傳以劼毖爲固慎而說文卷十三下力部云劼慎也从力吉聲卽引周書此文以證固而慎之固亦慎也殷獻臣殷之故家殷士膚敏者也人望所在故欲其周固慎戒之其後敎成王治洛亦曰其大惇典殷獻民亦此意釋言云獻聖也聖是通明之號也

矣甸男衞邢太史友內史友

鄭曰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禮記二十九卷玉藻疏傳曰侯甸男衞之國當愼接之況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疏曰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敎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卽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折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賓友者敬也

案曰鄭云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者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彼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記文先言左史鄭注先言春秋明以左史爲春秋矣故彼疏云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尚書記言誥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彼疏又引熊安期疏云周禮太史職云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襄廿五季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太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太史爲左史也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廿八季傳曰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

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爲右史大戴禮卷八盛德篇云內史太史左右手也盧辯于彼注亦云太史內史爲右史是以酒誥云云鄭注云是內史記言太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佚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季傳云史佚周成王太史襄廿季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皆太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若太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覲禮賜諸公奉篚服太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周書史記篇云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乃取遂事之要戒儆戎夫言之汲郡古文亦云穆王廿四季命左史戎夫作記似左史記言矣然古今人表云右史戎夫則左字是誤否則亦闕而代攝者乃荀悅申鑒云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為尚書與禮記正相反非也今此疏以太史內史爲侯國之官據熊疏太史卽左史內史卽右史襄十四季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三季楚有左史倚相侯國有左右史則卽太史內史可知也鄭惟言記言記行不及六典八柄者王朝與侯國官制雖相放效若六典八柄恐非侯國所有傳言掌典法疏附會之皆非也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鄭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尚書疏傳曰于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疏曰于善臣卽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卽上侯甸男衞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卽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

邦本諸侯治民爲事故也

〔案〕〔曰〕鄭以服休服采爲近臣者說文木部云休息止也故以服休爲燕息之近臣采之言事朝祭皆大事故以服采爲朝祭之近臣也孔傳云云與鄭異攷此處上下文皆指百工官職何以爾事忽指身事服休服采爲服美道服治民乎其說非也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釋文曰圻巨依反父音甫薄蒲各反徐又扶各反違如字徐音回）

〔鄭曰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詩十一之一卷小雅）疏圻父司馬曰違行也（釋文）〔傳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疇容之司馬乎況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疏曰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司徒致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司馬征伐闔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容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宏大釋詁文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言大父者以營造爲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

〔案曰〕鄭以若疇爲順壽又以圻父爲司馬主封畿之事者詩小雅圻父毛傳圻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圻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又云圻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圻圻畿同彼疏云此司馬職其掌封畿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圻父但職掌封畿

兵甲當作畿字今作祈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攷若順釋言文也疇本俗字無理不可用說文田形則作畴或作畺語詞則作曙引書曙咨以證誰也則作𡍮三字各不同而曙曙皆从𡍮得聲者也今此經若疇孔解爲疇咨使其解果是則字必作曙矣而今乃作疇者祇因俗人妄造𡍮字以當壽考之壽又强加田傍又將田形語詞誰也三字皆廢不用槩以一疇字當之故妄改孔本作疇耳乃祈父疏引鄭注以爲順壽又云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釋文云曙此古疇字本亦作壽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然曙又無此字當是曙之誤陸德明不識故以爲古疇字馬鄭音受者蓋以曙是語詞作若曙于義無取故破曙爲壽解爲順壽釋文云本亦作壽者馬鄭本也說文卷八上老部耆字卷四下受部授字並殖酉切故音受也耆字注从老省曙聲當是从𡍮字口字兩字得聲亦如卷二上口部𡍮字注从曙又聲乃是从𡍮字又字兩字得聲也司馬主兵甲而鄭以爲順壽萬民者夏官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此皆綏靖萬民使各得順壽之事王朝如此侯國當畧放其制故鄭云順壽萬民之圻父也薄違傳云迫違說文卷二下辵部云違離也而馬以違爲行者訟象傳天與水違行荀爽曰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蓋

相違而行即有迴繞之義馬與傳同也地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故傳以農父爲司徒也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坼父農父既是司馬司徒宏父自是司空也三卿一倒句法平列若壽爲順壽萬民薄違爲迫回萬民若保當爲順安萬民傳別言當順安之語勢欹側非也

定辟剏汝剛制于酒釋文曰辟必亦反

傳曰司徒司馬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愼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于酒乎疏曰定辟總上自訪殷獻以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況而接之其實總上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釋文曰佚音逸

傳曰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盡執拘以歸于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又惟殷家頗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于酒勿用法殺之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疏曰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殷之諸臣漸染紂惡日久故不可即殺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

案曰傳以佚爲失古字佚與失通謂縱失之也拘當作柯說文卷十二上手部云柯撝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柯虎何切字又通作苛秋官萍氏掌幾酒鄭彼注云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彼釋文云苛音何又呼何反彼疏云幾酒不得非

時時謂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及昏娶爲酒食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然則彼注苛察非時正此經所謂呵羣飲也天官閽人注苛其出入秋官環人注苛留並作苛而閽人釋文又云苛本又作呵故天官正注幾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地官比長注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漢李廣傳廣飲醉霸陵尉呵止廣江充傳館陶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皆是也以上諸文並與呵同經言執則必不重言拘故當爲呵僞孔誤作拘者說文敘俗書之謬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此不合孔氏古文苛字从艸从可今乃从止从句爲苟字經典所無故許愼以爲不合然即此可見有以可誤爲句者則拘之誤爲拘亦未必始于僞孔但僞

孔竟解爲收捕則非矣飲酒罪至于殺者周禮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蓋古有此法漢以後尚有此禁故有賜酺之令然曰其殺猶爲疑詞及其論決則又必審其情也諸臣惟工諸惟是語助傳以工爲官者周頌嗟嗟臣工毛傳云工官鄭箋以工是諸侯之卿大夫是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鄭曰斯析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六卷毛詩陳風墓門音義傳曰汝有此明訓以享國汝若怠忽不用我教辭惟吾一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于見殺之罪

案曰鄭云斯析也者陳風墓門云斧以斯之毛傳斯析也釋

文引鄭尚書注云云又云爾雅云斯俊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說文十四上斤部與毛傳同傳以斯爲此非也有斯明享言有分析明白之訓以享國也傳又以蠲爲潔毛詩小雅天保傳文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傳曰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辯使也勿使汝王民之吏湎于酒言當正身以帥民

案曰傳以司爲主詩鄭風羔裘傳文也

又案曰揚子法言卷四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亾夫酒誥今見在何得言俄空此言甚可疑李軌吳祕注皆不明確徒亂人意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即簡脫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即此等句應麟此說亦非也劉向校書見有脫簡即應補入必不任其脫落但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脫簡者乃古文有而今文無大傳則伏生今文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所輯圭璧之句想是伏生于他處別得逸文古文所無故今酒誥亦無此句其俄空自指全亾非脫一簡之謂不可以圭璧句當之然則酒誥既已全亾今酒誥甚完善又何從而出朱子語類徐孟寶問一條竟以子雲不見孔壁古文爲說孔壁古文漢大儒多見之況酒誥古今文皆有子雲豈有不見語類尤大誤反覆攷之韓非說林篇引酒誥之文以

爲康誥蓋尚書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揚雄偶據其本遂以爲俄空耳識古者詳之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九終

皇清經解卷四百一十九終